

論複沓及特殊比喻手法於《老派約會之必要》的效果

一、前言

李維菁的《老派約會之必要》¹分成三輯，分別為「小小說」、「小小詩」、「小小人」，裏頭收錄著作者不同類型的短作，可以粗略定義這三者：小小說是虛構的短篇小說，小小詩是短篇詩作，而小小人則是作者貼身或真實發生過的經驗故事。每篇故事彼此之間並沒有明顯延續性，但都脫離不了社會中現實裸露的愛情或社交孤獨時分等元素。

作者在有限的篇幅經營每個值得思索的人生歷程。主角或失意或冷眼或悲觀或氣憤，向自己呢喃也與他人對話。作者犀利的筆不忌諱任何不討喜的灰暗世界，編織起每個大大小小引起現代人共鳴的故事，無論是壓抑內心情緒無從反抗的愠怒、在生活中殞落沒被好好接住的無助，或是四竄在血管中跟腦裡的隱密慾望，這些種種都可能是虛偽都會中漫行的你我所經歷的。

同時，李維菁有著豐富文藝底蘊，神話典故、經典電影內容、藝文名家故事都是她筆下的寫作題材，關於文字，她也有自己獨有的處理手法。初次讀完《老派約會之必要》，大多讀者會感到心裡悶悶的，抑鬱、憤怒、孤單交雜的情緒在深闊的胸腔裡迴盪，久久不能褪去。再次咀嚼全書，會發現負面的寫作題材帶來這股氛圍，而作者時常使用的寫作模式在細節處激發讀者濃烈的情緒，好比巧妙的象徵筆觸、不在少數的反襯類疊、畫龍點睛的轉化轉品……，都一定程度賦予文字更深層的蘊含。故筆者想在此篇報告，分析書中內容並探討作者在書中反覆使用的文字模式能帶給讀者哪些無法直觀解釋出的心理反應。

二、複沓之效果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中文A課程文學術語手冊》中對複沓的解釋為：「複沓指的是幾個反覆吟唱的句子，其詞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換了少數的詞語或中間幾個字。」²而運用複沓可以達到反覆詠唱，渲染氣氛，強調語氣，加深情感，增強音樂性和語言節奏感，構成形式美。此外，藉由複沓，也可以抒發強烈的感情，表達深刻的思想，並分清文章的脈絡與層次。³

複沓正是《老派約會之必要》裡最常出現的手法，無論是字詞複沓、句子複沓，段落複沓等模式，在「小小詩」一輯尤為如此。下面將藉由兩大分類進行分析講解，當然，此兩大分類皆包含了複沓在語氣上加強的作用，但筆者試圖以複沓產生的位置做出區別，謹定此小標。

（一）複沓的句子

¹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新北市：INK 印刻文學出版社，2012 年。

² 董寧，《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中文 A 課程文學術語手冊》（香港：三聯書局，2016 年），頁 22。

³ 董寧，《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中文 A 課程文學術語手冊》，頁 23。

在〈小型犬女人〉中，媽媽總是跟兒子的歷任女友們感情很好，甚至在她們選擇離開這段感情時釋出善意，提出讓女孩們當她乾女兒，於是大有來頭的空姐、教授、企業家女兒都成為她的乾女兒，但她只想略過兒子單獨與他的前女友建立情誼，於是在與女孩吃飯時刻意交代她們不要把出來吃飯的事情跟兒子說。媽媽積極參與兒子生活中的對象也不僅限於女性，她刻意跟兒子論及他的朋友，熟知對方喜好後大方贈禮、給對方機會發揮長才，甚至私底下打電話邀請兒子的朋友跟兒子朋友的女朋友一起出去吃飯。於是李維菁總結了這小節小型犬女人的內在表現：

她要她兒子的一切，她要他的女友他的朋友他的腦子他的情愛他的一切人際關係。都是她的。她忍不住就是想要。⁴

閱讀此段文字時，讀者會不自覺加快掃視的速度，原因是作者將短促的詞全部合在一起，不加以斷句，呈現出一股作氣、一洩而出的氣勢，彷彿媽媽步步進逼，攻城掠地，掌控兒子一切的慾望令人無法招架。複沓在此就從速度上強化了句子的力量，表現出急切的壓迫感。

而同樣是短句，卻有另一種減慢速度進而達到加深語氣的存在。

〈曼珠砂華〉的场景設在陰間，以第二人稱的口吻解釋輪迴前的一切程序，細膩的刻畫出如臨實境的畫面，從夢婆亭、孟婆湯的成分、排隊喝孟婆湯等著過橋的鬼魂在決定忘掉一切喝下湯前的掙扎，而後敘述者給了不願彈指便將愛了一生的人們另一種選項：跳下忘川成為千年不得超生的冤魂，儘管他們必須承擔被愛之人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從自己眼前經過，卻遺忘自己、無法聽見自己的呼喊此等痛楚。最後，敘述者不再談論輪迴不輪迴、忘卻不忘卻的艱難抉擇，緩緩把話鋒導到了奈何橋兩旁的地獄花朵——曼珠沙華——花葉一體卻永不相見、思念永不同步的悲情象徵，藉此引出接下來的心痛告白。

親愛的。

親愛的。

你沒認出我，

你還是沒有認出我，

你終究沒有認出我。⁵

我們習慣將「親愛的」以溫柔的口氣呼喚，而重複兩次的「親愛的」在閱讀上因為套入呼喚的語氣，語速變緩，帶有深長的哀傷。

⁴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54。

⁵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58。

輪迴的人時間是快速的，但選擇不輪迴的人則必須承受千年的等待與遺棄之苦，所以每一句「沒有認出我」，都是漫長等待、失望、等待的迴旋。同時，身為程度疊加的否定句，最後三句帶了感嘆哀戚的語調，也令句子的調速變慢，將這小段文字烘托出更深層悲傷的氣氛。

在這個例子中，複沓烘托意境情緒而自然減慢讀者閱讀時的速度。

（二）全篇大量複沓

以〈整個四月〉為例：

你一定不愛我，坐在馬桶上發呆，我怔怔覺得眼睛酸。

你就是不愛我，你只是不愛我，你不過就是不愛我。

不愛我又不犯法。

誤導我，戲弄我，調情我，這些也都不犯法。⁶

文章開頭，藉女子短短幾行故作坦然的哀怨獨白，便交代了情感變調的狀態。從「誤導我，戲弄我，調情我」我們可以猜測其實男女主角也曾經有過很甜蜜的過往，足以令女主角當時相信被對方深愛。「你就是不愛我，你只是不愛我，你不過就是不愛我」這行，連著三次的遞進凸顯主角悵然的悲傷情感，尤其當第三句的語意是由前面兩句疊加起來，也正是有了跟甜蜜時期的對比，整句讀來格外傷心而透漏出無力反駁。女子默默控訴著對方「不愛我」，卻用「不犯法」替對方開脫，嘲笑自己沒有甚麼能夠束縛對方、約束對方愛自己。

後面接續一一列出過往對象表現出「不愛我」的種種行為，如約會時看完電影急著離去，卻在網絡上與他人分享觀影心得、對自己不願多付出一丁點物質等等。四月，主角陷在被冷落、被傷害的痛苦，明知「不被愛」就好比突然有地震、朋友猝死、人會消失一般自然，卻無法自拔：

我的整個四月處在想死苟活的牽連之中。

我的整個四月處在想愛恐懼自燃的虛無之中。

我的整個四月處在憤怒化成自棄的委屈之中。⁷

相對層層推進的「你就是不愛我，你只是不愛我，你不過就是不愛我」，這段是平行拓寬而不是垂直加深的描述。沒有明顯的層次堆疊，但卻反映出四月於主角而言簡直毫無意義，猶如行屍走肉囚於負面情緒的囹圄。

⁶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30。

⁷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32。

深陷戒斷泥沼的痛苦後，接連下來的是憤恨，細數了一連串對方態度的自我中心，好似帶來點釋然，最後迎來了這樣的結尾：

整個四月是首寫壞的歌詞。

你不愛我並不犯法，我早忘記你說的以後以後，我失憶於你說的末日早晨想要一如往常。別擔心。

你不愛我不犯法。我轉個圈，扭腰擺臀，下台了。

結尾起了呼應的作用，「整個四月」跟「你不愛我不犯法」都是前面幾段重複過的字詞，但同樣的句子呈現出不相同的態度：「整個四月」不再是主角將一切惡意攬在自己懷裡，兀自痛苦、檢討自己的月份，反倒能夠檢視這段感情，看清對方，釋然地留下「整個四月是首寫壞的歌詞」的評比；「你不愛我不犯法」也從有點怨懟、出自掩飾軟弱、自我解嘲的口吻，轉為肯定、接受的語氣，並帶有輕鬆脫口而出的坦然，最終選擇回歸對自己好的自信收尾。

在〈整個四月〉裡，複沓提供了加強情感、呼應首尾、提供對比等功用。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關於五月〉的段落複沓藏匿著什麼樣的訊息。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我直視前方，平庸而深情，神魂抽取至空亡，進貢宇宙。

是你。你說。

於是我把雙眼挖出來了給你。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是你。你說。

於是我撕下整片黏著長髮的頭皮給你。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是你。

於是我敲下整嘴的牙齒給你。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是你。

於是我剝下一片一片指甲，貼滿整個黑夜，星星照耀你臥床的臉。⁸

開場便是一連串與魔鏡對話的問答，讓我們自然而然明白這段反覆出現的對話乃本篇的關鍵。同時，那句因為童話故事所以至小就深植眾人腦海的「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配上一次次怵目驚心殘害自己的行為，把詭譎驚駭的氣氛堆砌起來。

女主角大抵是被愛迷失方向失去自我價值的女人，她趁男主角外出時進到他房間整理衣物、吸取他的氣味，卻刻意抹滅這些在意他的表現；她害怕對方看她，所以想抱他時選擇從背後環抱；她可以直視對方的回憶，卻不願正視他的眼睛。這些行為大概得回歸到這句：「每次聽到你說美，我就必須去除掉自己的某一部份好讓自己更美一點⁹」——一旦看向「他的雙眼」，或是說「她的魔鏡」——女人就得將自己的一部份交給男人。到了結尾又回到重複出現的那句話：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是你。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是你。此時是你。¹⁰

同樣是首尾呼應，但比較起上篇又是不太一樣的感覺。大篇幅的問句重複，加上中間穿插的線索，讓人不得不注意這段話背後的意涵。第一部分每問一次魔鏡，主角便做出類似祭獻的舉動，動作之血腥可怕恐引發讀者不舒服的想像。後面的線索指出對方是自己的魔鏡，她必須讓魔鏡裡的自己變美，才能成全自己所謂的美。那麼當她現實變的醜陋，鏡裡就更加美好，而鏡裡的自己，也就是魔鏡本身——作者影射的男主角。

如果一開始的對話是女主角問魔鏡，而魔鏡回答，那麼最後一句的「此時是你」，大概不能做同樣的解釋。當女主角將一切都交付給魔鏡，那最後擁有女主角最初美好的，也就是魔鏡，故「此時是你」應是由給出一切而身無長物的女主角回答，最美的女人也不再是女主角自己，已經轉變成接收其所有的魔鏡；而「美」這個概念，不全然是形態上的年輕艷麗，或許我們能將其解釋成「愛情裡的付出」，如此一來當最後一段性別錯置成男主角時才較為合理。

在〈關於五月〉裡，複沓使讀者能夠掌控主要的氛圍，引起讀者對關鍵句的敏感度，才能夠試著去探尋究竟在與魔鏡的對話中是誰問誰答。

三、特殊比喻手法

⁸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36、137。

⁹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38。

¹⁰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42。

比喻這一修辭手法在寫作領域被廣泛運用，適當貼切的比喻能使描述的字句有畫龍點睛的效果，無論是以熟悉的描摹陌生的，或是用具體的形容抽象的，比喻都將文字拉到較貼近我們能夠想像的範疇。同時，用以比喻的事情或物件會保有其原先特性，讀者在解讀時能夠挖掘作者在文句背後藏匿的寓意及寄託。我想，每位讀者都會對《老派約會之必要》裡李維菁用字遣詞之精心感到驚艷。

在〈死了都要唱〉裡，她在描寫失戀低潮時人們相邀去唱歌的行為時，巧妙將其比喻成是「放血與刮痧」。

流行歌曲最有趣的是，每一首歌都不能完全描繪你的遭遇，但每一首歌都可以讓人投射大份量情緒認同。方便也快速的，這是一種情感上的放血與刮痧。¹¹

大家盡情歌唱，從歌詞裏頭共享同一份悲痛、絕望、孤單，聚在同一間 KTV 包廂取暖，豪放地透過流行歌曲吐露心中那份哀傷不快後，很快地得到安慰、獲取心靈上的救濟，一時通體舒暢，但事實上並沒有從根本剷除那份難過，隔日從包廂酒醒後還是溺在悲傷裡，治療的效果不彰，這點與放血及刮痧是相同的。作者掌握住這份通同性而去下的精準喻依，揪住讀者心中那份感同身受。

而在收錄在小小人一輯的〈主詞的使用〉裡，作者接受了一個口述歷史研究方法的實驗計畫，研究者提到：主詞使用在陳述事件上很關鍵，因為能夠分析使用者的心理。有些人習慣說「我們」而甚少單稱「我」，一種可能是製造距離感，另一種原因則是出自自卑心理，他們必須讓自己能夠屬於某個社群。於是作者想起之前暗戀的男人與自己的對話：

有一天他找我，我們站在路口吹冷風。

「你新年假期要做什麼？」我一邊發抖一邊問，心理期待也許他會找我。

「我們要自行車旅行。」

我倏地全身靜默，伴隨著疼痛。

我知道他說的我們，指的是他與他的愛人。

我們之間有條大河，怎樣都跨不過，眼前全是霧氣。他的世界對我來說如此陌生，而且他一點點也沒有要把我納入的意思。

而我竟然還眷戀。我剛剛甚至將命運握在右手掌中，想要遞給他。

但現實是，你是你們，我是我。

¹¹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9。

於是我將握在手中的命運，對摺再對摺，疊成小小扁扁的紙條，靜靜塞回牛仔褲口袋。¹²

從「但現實是，你是你們，我是我」可以推斷出作者跟對方處在一種情感不對等的狀態，對方有著穩定交往的愛人，而作者僅隻身一人捧著真心與慕戀。最後一句作者將命運比為紙條，紙條是秘密的載具，巧妙暗示著對對方的喜歡是不可見日的秘密。然原本都將其拿在手上要向對方表明了，卻因為被現實情況狠狠潑了一桶冷水，最後只能將它折好保護住，再次塞回牛仔褲口袋。以紙條譬喻命運，為看似平淡的字句增添不凡，亦提供讀者找出背後意涵的樂趣。

一樣以哀傷的小調行文，〈小小六月〉和緩中帶著哀傷說著主角戒斷溫柔的過程及溫柔被濫用的速食愛情。主角對溫柔有種癮，要有足夠的劑量跟漸增的頻率去解這份需求。她克制地服用男主角越來越少給予的溫柔，被他的溫柔牽著走，忘了少數美好背後，對方總是猜忌輕慢。

我知道你的溫柔廉價方便，一點點善意加了起雲劑變得黏稠甜蜜，而我習慣。¹³

起雲劑是種能產生白霧感及黏稠感的食品添加劑，參雜一滴點就能擁有迷幻效果。男主角所付出的溫柔是種廉價品，默默在情感上綁架主角讓她作著自己愛情裡的備胎，而主角身陷這樣的溫柔裡，也饋以溫柔。作者選擇以起雲劑作比喻，讓人連結到了化學藥劑讓物質失去本質且美好的足以蒙騙他人，成功地把這份溫柔用簡潔文字賦予一層貶低意味。

當主角真正意識到男主角所愛另有其人，對方甚至已經作出共度一生分擔未來風險的決策，她必須戒除長久以來習慣的溫柔。像戒毒一般，戒斷的過程永無止境，她開始克制自己不再依賴男主角，逐步戒掉「吃溫柔」的習慣，也暗自想到對方會不會也正在戒除從自己身上攝取的溫柔？她自己接著回答：

也許你不用戒除，或許你不想改過自新，你去便利商店尋找別的廠牌的溫柔，瓶罐裝的，鋁箔包的，紙盒裝的，寶特瓶的，乾燥粉劑的，膠囊的，銅板錠劑，糖漿，三合一沖泡的。¹⁴

多樣性的溫柔充斥在市面上，就算不從自己身上得到，男主角還能另尋新歡或其他備胎，或許止不了他心中真正的匱乏，卻也足以讓他解解癮。將很感性的抽象名詞用具體而理性的物體包裝起來，影射著唾手可得的速食愛情，在閱讀時會營造出一種反差，映著敘述者的自嘲——自己的溫柔於對方而言也僅是超商裡的其中一個選擇。

最後我們來看在文意上更為複雜精闢的譬喻。〈歇斯底里患者的犯罪告白〉光是從篇名就捎來瘋狂殘忍的氣息，不小心介入兩人感情而後被拋棄的女子道出

¹²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207。

¹³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44。

¹⁴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47。

一段又一段憤恨語句，她激切地表明復仇之決絕、睥睨世人用一晌貪歡形容自己的真心付出，連珠砲似一句接一句為自己鏗鏘有力的辯證。其中一句寫到：

十公尺思念織成的紅毯，檳榔汁吐出來的。¹⁵

前半句引出令人聯想到婚姻的紅毯，同時也是主角在被拋棄之後仍繼續思念而織成的紅毯；後半句卻直接用檳榔汁讓整句態度峰迴路轉，瞬間換上輕蔑而憎惡的口氣。溫馨喜氣的紅，褪成被吐出、帶有汙穢感的檳榔汁顏色。檳榔汁有幾個切中聯想的關鍵特性，首先是顏色的相關，再者，因為檳榔汁帶來廉價貶低的象徵，主角藉此反諷自己的思念有多麼不珍貴，而「吐出來」的檳榔汁與被棄的形象相吻合。故光是檳榔汁一詞的使用，就將原本要一一表述的狀態含括在文字背後，整體呈現也更神秘、文藝。

四、結論

往往閱讀能使讀者從書中得到情感的共鳴，透過想像力置身作者提供的環境，也能進而感受不屬於自己卻貼切真實的情緒起伏。然若未將作者看似平實的字面意義向下挖掘理解，我們無法閱讀情感的全貌，也將失去體悟生命細膩變化的機會。比如本文分析之《老派約會之必要》，讀者在粗讀時已可感受其中的鬱悶與孤單，而這些孤獨鬱悶其實正是作者刻意運用特殊的寫作技巧層層堆疊，牽引讀者情緒起伏。以複沓來說：句子中複沓所產生的速度感，引導讀者隨之思考，因急切而感到被壓迫，因緩慢而低迴沉吟；在全篇的大量複沓，則是帶領讀者步步走入她所營造出的氛圍，進而認同她的感受，與作者一同憤恨、悲傷……。特殊的比喻也提供讀者從喻體跟喻依之間找到特別的連結，或添上一層諷刺，或結合生理及心理的共同反應，都對文中意境有更貼切的體悟或共鳴。我們遊走在作者用心營造的語言氛圍裡，望此篇報告能幫助讀者攫獲《老派約會之必要》裡獨一無二、真實裸露、痛心孤寂的情緒分子。

五、參考書目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新北市：INK 印刻文學出版社，2012 年。
董寧，《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中文 A 課程文學術語手冊》，香港：三聯書局，2016 年。

¹⁵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75。